

富善茶餐廳

阿芳剛從圖書館的自修室走出來，夜幕低垂。她見著水果店有鮮紅的蘋果。唔該，要四個。她將蘋果裝進白色塑膠袋。她走向大埔舊墟的唐樓，唐樓的大門口有阿爸，在剪鮮白的腸粉，時間裁剪的聲音。芳沒有向阿爸打招呼，只是漫不經心地慢慢走上樓梯，在昏黃的燈泡下。之後鐵閘開了，裝作如常的面容。

阿芳的家有一部二手電腦，放在電視機的小櫃旁隙縫似的空間，但除了打字

便沒有用。弟在傍晚前仍落街場踢球。電視播回鏗鏘集的三十年片段。她於是關掉電視機，漫不經心地隨手拿起一本文學史綱要。阿芳曲著腳躺在上格床，想著返母校做文員好不好。這時手電響起，同學阿祥約她吃下午茶，說是請教她中化怎樣讀。芳於是慢慢走落唐樓。阿爸叫阿芳今晚早點回家吃飯，她點了點頭顧著整理鬆了的髮圈。阿祥在這時也整理一下格子恤衫，不徐不疾走向隔離街口的潤記茶餐廳。

二

泛綠的玻璃，過份冷酷的空氣，在吹動紅色卡位那層布的缺口。他們坐下，伙計拿了兩杯半冷不熱的茶，放在桌上。阿祥一來就遞一些重建故事給芳看看。芳禮貌地拿著看一看，說幾好，便轉移話題：

你今日溫左書未？冷氣發出一點霉味。

祥卻揮手喚伙計：唔該常餐，火腿通，熱奶茶。中化暫時唔好理住，近來見到你阿媽行路唔方便，有無事？

芳想起阿媽這幾年一直也賣生果，但近日被貨撞傷了腰。現在搞成咁，我都知道阿媽會唔會好番。阿芳飲著凍檸茶說。但阿媽無做，檔口又無人理，我係勁無奈囉，但我又唔係好想做替工，寧願補下習。

阿祥點頭表示理解，但又不自覺將刀叉遞給阿芳，故作玩笑地說：你討厭做生果妹？

咁又唔算係好討厭。阿媽諗住唔賣生果，寧願專心幫阿爸去搞好小檔口，不過日後富善街要重建，又唔知點。芳在篤碎杯裡的檸檬。茶餐廳放在櫃的幾個半涼的蛋撻被蒼蠅纏擾著。

茶餐廳的電視繼續播放鏗鏘集的三十年片段，主角是阿芳，說她小學時在富善街的日子。阿芳在上格碌架床展示她收藏的波子和四五六竹籤，說是樓下紙扎舖隔離既書局買。她更展示啡色面格仔簿，看她的配圖故事，高興卻有些害羞。我大個想開間生果店，因我好喜歡吃蘋果，但唔捨得媽媽去買，所以咁樣畫。午餐是鮮白的腸粉，紅色的甜醬。她看著潤記新鮮出爐的蛋撻，伸手拿住兩蚊買了兩個，一個話給細佬，一個自己咬著很熱辣辣。

四

那是甚麼。光影黑暗。黑暗街道，富善街，凌晨3點。茶餐廳似永遠地下著鐵閘。一隻狗，消失不見。啤酒樽裂開的聲音。一雙鞋。水窪濺起水花。女孩躲在店舖與店舖之間。像小櫃旁隙縫似的空間。是窄巷。唐樓裡沒有一個人。女孩曲著腳靠在牆壁。消防車響著嗚嗚的聲音。兩手托著額。有人呼叫女孩的聲音。是他。急步急步急步。看見她，哭。白色塑膠袋。一塊墊著蛋撻的紙。看不見鮮黃的顏色。裂開。沒有香。漸歸，於黑。黑暗有著黯淡的紅。她的半邊臉。似有些話要說。看不見鮮黃的顏色。沒有香。富善街。漸歸，於黑。黑暗有著黯淡的紅。耳鳴。那是甚麼。

五

他們找了一個卡位坐下，伙計拿了兩杯半冷不熱的茶，放在桌上。

你今日GPA放左未？冷氣發出一點霉味。

芳卻揮手喚伙計：唔該常餐，牛肉面，凍檸茶。你看看呢張T.O.M.E.?

阿祥點頭表示理解，但又不自覺將刀叉遞給阿芳，故作玩笑地說：真係，你得唔得架？

阿芳緊張的握著祥的手腕。記唔記得你上年比我既重建故事。我想用你呢個故事改篇，拍套獨立短片參賽。阿媽而家幫阿爸去搞好小檔口，不過日後富善街要重建，又唔知點，呢個題材我覺得好。

咁搵邊個演？我一定唔識。我淨係識寫野，唔識演。祥慣性地抓一抓頭。到時搵唔到人演，就拉你去。阿芳的眼神有點倔強。

六

阿芳剛從大學圖書館的自修室走出來，夜幕低垂。她與祥見著水果店有鮮紅的蘋果。唔該，要四個。她將蘋果裝進白色塑膠袋。他們走向大埔舊墟的唐樓，唐樓的大門口有阿爸，剪完鮮白的腸粉，拿著斬料的饅菜，在昏黃的燈光下，引領他們開鐵了閘。之後鐵閘開了，阿媽在廚房正忙著，芳立即走進去幫手。電視機開著港台的節目，正播放阿芳拍攝的短片。最後的鏡頭是黑夜的擁抱之後，微弱的電波傳送到舊式的收音機，宣佈富善街擱置重建。街燈昏黃地迎接空氣清新的早晨。芳與祥聽見不遠處茶餐廳的鐵閘緩緩上升，新鮮出爐的蛋撻的香氣慢慢傳來。芳慢慢起了身，眼神斜望向茶餐廳的方向，嘴唇的右角不期然彎了一彎，鏡頭前發出會心的微笑。在這樣一個清新的早晨。